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高继海 编著

历史文学中的 英国王室

06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高继海 编著

历史文学中的 英国王室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British Monarchy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I561.66

G142

2019/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文学中的英国王室/高继海编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04-4835-X

I. 历… II. 高…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
英国②皇室—历史—研究—英国 IV. ①I561.062②
K835.6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5849 号

责任编辑 李登贵
策划编辑 陈彪
责任校对 孟英润
封面设计 河东河西工作室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电话 010—840294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8 千字

定价 22.00 元

邮 编 100720

传 真 010—84017153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插 页 2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罗马占领时期的不列颠 (43—410)	(5)
第二章 英国的形成 (410—1066)	(11)
第三章 诺曼征服及其之后 (1066—1189)	(28)
第四章 从大宪章到模范国会 (1189—1327)	(44)
第五章 14 世纪的英国 (1307—1399)	(63)
第六章 红白玫瑰战争 (1399—1485)	(77)
第七章 都铎王朝 (1485—1603)	(103)
第八章 伊丽莎白女王时代 (1558—1603)	(136)
第九章 斯图亚特王朝 (1603—1714)	(160)
第十章 汉诺威王朝 (1714—1837)	(190)
第十一章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1837—1901)	(213)
第十二章 温莎王朝 (1901—1952)	(223)
第十三章 伊丽莎白二世 (1952—)	(233)
参考书目	(264)

导 言

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诗学》中区分史学和文学的界限。他说：“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前者用散文，后者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成韵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① 巴特菲尔德在论述历史小说时指出：“对于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史学家和文学家往往看法不同。史学家寻求对于历史事件及其影响的评价，而文学家则努力再现历史事件的场景。比如对于英国中世纪许多社会状况的史实，史学家试图找出规律，寻找某种必然性，而文学家则力图再现那个社会现实中的一幅图景，表现人性的特定方面。史学家和文学家的思路不同，寻求的目标不同，达到的效果也大相径庭。对于史学家来说，过去是一个导致社会发展到目前状况的一系列因果关系链，而对于文学家来说，过去是一个可以讲述奇异故事的神秘世界。”^②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29页。

② 引自马里奥特《英国小说中的英国历史》，布莱克出版社1940年版，第4页。

司各特认为，历史小说家的任务是激发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引导读者去发掘小说描述的历史。康拉德在评论詹姆斯时说：“小说是历史，是人的历史，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小说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之上，因此更接近真实。而历史建立在文献之上，建立在对印刷品和手稿的阅读之上，即第二手的印象之上。史学家可以成为艺术家，而小说家本身就是史学家，是人类经验的记录者和阐释者。”^①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玛丽·雷诺在谈到历史小说涉及的认识和美学问题时指出：“我从未在我的任何一部小说里故意歪曲历史。当然由于无知我可能犯下错误，但追求的是真实。我难以想像任何人有权利为了宣传的目的或为了使故事生动自然而故意改变一个历史人物生活中的事实。”^②但是，历史文学家也是有个性的人，他们的倾向性往往影响他们对于对象的态度和看法，他们在解释历史事件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偏见，但这同故意篡改历史事实是两码事。艺术是想像的产物，历史文学是对历史的想像的描述。文学家必需描写、解释，这方面与历史学家相似。

求真是一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但人们普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历史是真实的，而文学作品是虚构的。实际上，历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案永远也无法澄清，史学家在解释历史现象时像文学家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容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虚构”历史事实，而文学家则可以根据事件的逻辑和因果关系，用自己的想像力“填补”

① 引自弗雷士曼《英国历史小说》，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71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7—8页。

历史空缺，构建历史事实，给这些疑团以合乎情理的解釋，也许比史学家在更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真实。在古代中国，文史哲不分，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历史，也是文学，比如项羽乌江自刎前对虞姬的一番诀别的话，自然是文学家根据英雄人物当时的处境和心境的一种合理想像。西方也是如此，荷马史诗就是典型的范例，它们既是文学，也是历史。史学家从荷马史诗中发掘出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关于历史文学人们也有许多误解和偏见。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文学不可靠，文学家任意糟蹋历史，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误导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有些文学批评家，如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认为文学作品一旦掺入历史成分就破坏了其审美情趣，败坏了读者的胃口。其实，文学家对于历史事件的取舍有自己的标准。莎士比亚在《约翰王》中深入探讨了国王与教皇的关系，但绝口不提大宪章。理查三世复杂的性格吸引了众多文学家的兴趣，但没有一个文学家探讨为什么兰开斯特家族进行了建立立宪政府的不成熟尝试。反过来，历史文学可以为政治史、社会史或经济史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很难想像研究 19 世纪英国社会史的人能够不读狄斯雷利的《西比尔》、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金斯利的《发酵》、特罗洛普的《巴且斯特钟楼》或者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

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严格地说并不能称为历史文学。布尔威·林顿在其历史小说《哈罗德》的前言中区分了两种使用历史事件的方法。一种是大仲马的方法，即把历史事实作为编造离奇故事、制造戏剧性情节的工具，也就是为了追求激动人心的效果随意篡改历史（他的《三个火枪手》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种是从人们忽视了的档案和编年史中提取材料，活

灵活现地表现历史，突破史学家呈现历史时的枯燥呆板。布尔威·林顿使用的第二种方法，即在对史实作大量细心的考证甄别后，以史学家的严肃认真和文学家的丰富想像力对待创作。他高度评价司各特，认为司各特具备莎士比亚的那种“公正”品格，而这种公正来源于他称之为对于世界的知识：“历史在最高层次上要求对于世界的丰富知识；它还要求某种天才和诗人气质，虽然它拒绝诗的形式。精确的编年史家和史学家的区别，其一在于知识的多寡，不仅是在史实方面，而且是在人类动机和行为的分析能力方面，其二是在表述方面，不仅仅是措辞，而且是思想和情感，一个人没有诗人的某些气质不可能担当其真正历史学家的责任。”^①

本书不是英国史纲，也不是英国历史文学发展史，也不尝试分析历史文学家的创作方法。本书使用的是文学的方法，不是讨论历史在文学中的位置，相反是探讨文学怎样为历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本书尝试再现英国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和事件在文学家笔下是怎样一幅画面，这些画面与史学家的描述又有哪些区别，并且在对资料进行分析甄别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一些英国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的尝试性见解，以努力接近真实为目标。

^① 安德鲁·桑德斯《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小说》，麦克米兰出版社1978年版，第50页。

第一章

罗马占领时期的不列颠

(43—410)

英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从罗马人的征服和占领开始的。恺撒大帝公元前 55—54 年对不列颠的入侵是掠夺性质的，没有给英国人留下军事和经济的严重后果。直到公元 43 年克劳迪斯执政期间，罗马人才开始认真考虑征服不列颠群岛。除了古典文学中简短的记载外，人们关于罗马征服前不列颠的知识完全来自考古发现。因为考古发现无法标识人物、动机和确切的日期，因此缺乏细节和准确性。即使在罗马征服时代，不列颠处在文明世界的边缘，罗马史学家对不列颠没有兴趣。

克劳迪斯之所以决定征服不列颠，一个原因是听说那里矿藏丰富，另外一个原因是不列颠国王辛白林之死导致的诸部落的争斗和动乱使他感到有机可乘。辛白林是传说中的一个英格兰国王，于公元前后统治过英格兰，但关于这个人物没有什么正式记载。莎士比亚从霍林舍德的《英格兰大事记》以及别的史纪中采撷素材，写出其最后一部悲剧《辛白林》，塑造了一群丰满的人物形象。不列颠国王辛白林 20 年前丢失了两个儿子，最近娶了一个带儿子的寡妇。他惟一的女儿伊默琴私下和

他收养的孤儿波斯默斯·利奥纳特斯相爱，以身相许。但伊默琴的后母想让儿子克罗坦和伊默琴结婚，便把伊默琴的婚事告诉辛白林。辛白林愤怒之下把波斯默斯放逐，把伊默琴幽禁起来。波斯默斯在罗马称赞其妻子的美德与贞洁，埃契摩与其打赌，说只要携带一封波斯默斯的介绍信来到伊默琴的身边，就可以破坏她的贞节。埃契摩对伊默琴说有一箱极为珍贵的东西，请伊默琴代为保存一夜。伊默琴把箱子藏在她的卧室，深夜埃契摩从箱子里出来，偷走伊默琴的手镯，并且仔细地观察了伊默琴的卧室，看到伊默琴左胸乳房下有一颗梅花形痣。波斯默斯深信伊默琴失身于埃契摩，命令其仆人比撒尼奥杀死伊默琴。比撒尼奥没有奉命，反而劝伊默琴女扮男装逃亡。克罗坦在追逐伊默琴的路上出言不逊被杀死，不列颠因为拒绝缴纳礼金与罗马开战，王后因为克罗坦下落不明疯狂而死，辛白林被罗马军队俘获。一群山民救出辛白林并且打败罗马军队，后来真相大白，原来这伙山民就是辛白林多年前驱逐的大臣和他20年前失踪的两个儿子，埃契摩当众说出真相，伊默琴和波斯默斯消除误会夫妻团聚，戏剧以大团圆结束。剧中叙述不列颠与罗马开战的胜算道：

当初他们凭借武力，夺去我们独立自强的机会，现在这样的机会又已被我们得到了。陛下不要忘了先王们缔造的辛勤，也不要忘了我们这岛上天然的形势，它正像海神的苑囿一般，周遭环绕着峻峭的危岩，咆哮的怒浪和广漠的沙滩，敌人的船只一近滩岸，就会连桅樯一起陷入沙内。恺撒曾经在这儿得到过一次小小的胜利，可是他的“我来、我看见、我征服”的豪言壮语却不是在这儿发表的。他曾经两次被我们击退，驱出海岸之外，这是他平生

第一次感到痛心的耻辱；他的船舶，可怜的无用的泡沫，在我们可怕的海上，就像随波浮沉的蛋壳一般，一碰到我们的岩石就被撞为粉碎。^①

但是克劳迪斯的人侵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不久就占领了不列颠的大部分领土。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占领持续了近400年，是英国人统治印度时间的两倍。罗马统治对居住在不列颠岛上的人民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一些“条顿派”史学家，如毕肖普·司达伯思认为罗马征服没有留下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占领纯粹是军事性质的，他们的军团离开时把他们带来的也全部带走了。而另外一些史学家如克林伍德则持不同见解。他们认为虽然英国文明的基础是条顿的而非罗马的，但罗马人400年的占领必然影响了不列颠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不列颠人又把这些留给了征服他们的撒克逊人。

当然 these 问题是史学家们关心的事情。文学家不关心这些。他关注的不是政治体制、经济生活，而是鲜活的男男女女。文学家试图展现罗马统治者和不列颠臣民之间的关系，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是历史学家不屑做也做不到的。描写这个时期的小说，值得提到的首先是亨梯的《不列颠人贝利克》，表现在尼禄执政时期罗马人与不列颠人的关系。小说以伯底西亚女王领导东安吉里亚的不列颠人叛乱开始。她的丈夫被罗马人杀死，领地被罗马人剥夺，女儿们被罗马人强暴。罗马人还试图消灭德鲁伊特教，占领和毁坏了德鲁伊特教的圣岛

^① 莎士比亚《辛白林》，朱生豪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幕第一场。

莫那。不列颠人义愤填膺，在贝利克王子的率领下发起叛乱。贝利克王子年轻有为，11岁时被当作人质送给罗马人，在目罗将军手下生活了5年。目罗将军待贝利克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子，让他接受好的教育，并且让他学习军事战略和策略。他回到自己的领地后，由于才华卓越，很快赢得了人民的尊重，他运用在罗马军团里学的军事策略，率领不列颠人打败了罗马军团，收复了大片领土。但不列颠人的胜利为时不长。部落人不习惯贝利克实行的罗马军团式的严明纪律，仅仅依靠人多势众，向罗马军团发起进攻。罗马总督粉碎了不列颠部落人的进攻。伯底西亚女王及其女儿们和亲信自杀身亡，而贝利克及其随从逃到芬兰，从那里继续同罗马人作战。但是不久，由于奸细出卖，贝利克被罗马人俘获并押送到罗马，为退休的总督脸上增光。他在竞技场上从狮子口中救出一位年轻貌美的基督徒，观看表演的尼禄被这位英俊青年吸引，把他带回宫廷。但贝利克目睹尼禄的残暴和荒淫，不堪忍受，领导了一次反对尼禄的叛乱。叛乱失败后他率领一批不列颠人和高卢人逃到山上，而围剿他的就是他昔日的恩人目罗将军。他被捕后即将被处死时，尼禄死去，尼禄的继任者戈尔巴听从目罗的建议，不仅赦免了贝利克，而且任命他为东不列颠的总督。由于贝利克的努力，不列颠人接受了戈尔巴治下的和平。这种和平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危害极大，使不列颠人丧失了作战能力，到后来罗马人撤离、条顿人入侵时，他们显得毫无力量进行抵抗。

凯瑟琳·克里斯蒂安的《北去的军团》描写的也是尼禄统治时期的罗马，其中对于优秀的罗马人和优秀的不列颠人的刻画可以与亨梯的小说媲美。赫波特·马克思维尔爵士的《不列颠公爵》是4世纪的传奇，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苏格兰西南的诺凡沙，其人种、法律和语言都与苏格

兰不同。在 4 世纪，这里的基督徒和德鲁伊特教徒发生激烈的冲突。基督教的领导人是北不列颠的主教尼尼安，一位虔诚的教徒和坚定的信仰者，在他的教区建立了英国第一座石砌的教堂。马克思维尔爵士小说中的主人公是著名的科尔国王的孙子肯尼斯，他战胜了皮克特人和爱尔兰人的联军，被任命为军团的百夫长，来到意大利，受到米兰皇帝侯诺利尔斯的宠幸。侯诺利尔斯虽然是皇帝，但大权掌握在他的岳父手里。侯诺利尔斯的岳父斯蒂利克很快也喜欢上了这位聪明能干的不列颠青年。肯尼斯不是惟一来自岛国、现在居住在意大利的人。皮克特酋长也在这里，其女儿嫁给了骁勇善战的朱利安，而肯尼斯则娶了朱利安的妹妹。通过这个联姻，他受封不列颠公爵，成为不列颠岛上 3 个职位最高的官员之一。另外一位官员是撒克逊伯爵。撒克逊伯爵的称号是马克西米安授予的，其职责是保护不列颠东南海岸不受撒克逊海盗的侵扰。最后一位伯爵的名字叫阿伊流斯，阿伊流斯青年时代在迦太基度过，曾经是阿瑞克里斯的学生。

故事开始时，阿伊流斯已经当了 20 多年军事主官。他的困难因为罗马帝国内部的权力争斗和不列颠局势的恶化而加剧了。在意大利，斯蒂利克试图阻止哥特人日益危险的入侵，但他在公元 400 年被谋杀，等于敲响了西罗马帝国的丧钟。在不列颠，罗马占领军推举了一位又一位总执政官。马库斯 406 年任执政官，不久即被谋杀，他的继任者不到 4 个月又被谋杀。君士坦丁执政 4 年，率领一支不列颠和罗马联军穿越法兰西，但被帝国的将军击败，411 年在拉文那被处死。与此同时，侯诺利尔斯把军团召回罗马，发布征兵令，要求不列颠人尽力抵抗外族侵略。这条征兵令被视为罗马在不列颠统治的结束。罗马军团刚刚从不列颠撤退，不列颠人心中的自由独立意识复苏

了。当然在罗马人统治期间，不列颠人始终抱有这样的希望，因为凯尔特人固守着这种观念，而且善于把自己的心事掩藏起来。作者指出，不列颠人具有最纯粹的凯尔特血统。罗马军团的撤离似乎给不列颠人提供了独立的机会，他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但是他们必须首先得到神的保佑，而向神贡献祭品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他们选择的祭品是一位基督徒少女瑟娜，阿伊流斯的养女，一位人人喜爱的姑娘。她被不列颠人从伯爵的住处劫持，带到索尔兹伯里附近的史前巨石建筑遗址。仪式就要举行时，一群人赶来将少女救出。赶来救援的领头人是一位撒克逊王子，他是伯爵的俘虏，但受到伯爵一家人的优待，尤其受到瑟娜的关照，所以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救援。虽然瑟娜得救，伯爵的忧虑并没有减轻。他要面对的敌人不仅仅是不列颠人。伯爵在返回的途中受到皮克特人的阻击，依靠撒克逊王子的勇敢和机智勉强逃离虎口。虽然他安全回到了住处，他的地位岌岌可危，决定跟随罗马军团回到意大利，而他的养女决定留在不列颠同胞中间，受到大家的爱戴。

关于罗马帝国时期不列颠的这些故事遵循戏剧的原则，强调情节的重要性。这些作品不能为历史哲学提供材料，也不试图回答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的诸多问题，而是对历史学家研究的事实予以再现，也就是说把抽象的东西具象化，在人际关系、服饰、食物方面不厌其详地予以描写，力图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

第二章

英国的形成

(410—1066)

不列颠的历史只是在盎格鲁萨克逊人定居这片土地后才真正开始。从公元5世纪起，大规模的部落移民开始在不列颠落户，最早的移民是来自德国西北部海岸的盎格鲁、萨克逊和朱特人。他们把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不列颠人驱赶到不列颠西南的边远地区和隔海相望的爱尔兰，自己在富饶的地带定居下来，取名英格兰。这个过程发展比较缓慢，但到最后，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一个英国民族。罗马撤军后，当地凯尔特人群雄竞起，各部落首领角逐不列颠王位，其中一个叫尤塞的胸怀远大，身边有两个谋士，一文一武，文的叫墨林，善谋略，知未来，武的叫阿尔菲斯，武艺高强。在他们的辅佐下，尤塞每战必胜，不久登上不列颠王位，又喜得贵子。但是好景不长，尤塞暴病身亡，他的儿子亚瑟长大后通过比武登上王位。他智勇双全，心地仁善，深孚众望，麾下集结了各路英豪，这些骑士围坐在一个圆桌前，成为亚瑟王的圆桌骑士。后来人们根据民间传说，演绎出许多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冒险的传奇故事。

亚瑟王的故事是据史诗写成，亚瑟王是一位历史人物，这

些没有疑问。但他究竟是谁，确切地说做了什么，是一个难解之谜。他生活在罗马人离开不列颠之后，撒克逊人尚未征服不列颠之前。亚瑟王的名字在吉尔达斯的编年史（547）中没有出现，在耐尼尔斯的编年史（810）中首次提到，但亚瑟在这里不是国王，而是一位勇武的将军。1136年蒙莫斯的杰弗利出版了《不列颠王朝史》，首次对亚瑟王的故事做了细致的记述，成为后来亚瑟王庞大故事体系的主要蓝本。杰弗利称不列颠的创始人布鲁托斯为阿伊尼德的重孙，从布鲁托斯一直写到不列颠最后一位国王、亚瑟王的第八任继承者。杰弗利的著作中有大量史实是他从前人的记录中照搬过来的，有大量细节是他想像出来的，很难区分史实与虚构的界线。《不列颠王朝史》从描写不列颠岛开始，接着讲述布鲁托斯如何率领部下从特洛伊逃出，来到不列颠岛。布鲁托斯在泰晤士河畔建造一座新城，就是后来的伦敦。故事依次讲述布鲁托斯的后裔如何治理国家，然后是恺撒的入侵和罗马人占领不列颠，接着是皮克特人的入侵以及冯体根人的篡位，再后就是撒克逊人到来。墨林施展魔法，让阿特潜入康沃尔公爵格罗斯的妻子伊格娜的卧室，使伊格娜怀孕生子，是为亚瑟王。亚瑟王南征北战，直攻罗马，建立丰功伟业。但他的侄子却篡夺王位并且与王后结婚。亚瑟挥师返朝，在激战中杀死侄子，自己也伤重身亡。作为英国民族史诗的亚瑟王传说与后来的亚瑟王浪漫传奇有诸多不同。凯尔特人把他描述成一个会施魔法显神通的人物，把恢复国家独立的愿望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认为他没有死，在时机成熟时会东山再起，率领人民推翻异族的统治。

对于英国民族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持续的外来入侵，德国北部人的入侵、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法国北部人的入侵等等。这些入侵者都属于低地日耳曼血统，后来与凯尔特人通婚，融进

了不列颠人的血统。在 450 至 600 年间，不列颠被朱特人、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征服和占领，这些人在肯特、萨塞克斯、埃塞克斯、韦塞克斯、东安吉里亚、美西亚等地建立起独立的王国。在强大的王国之间出现了争夺霸权的斗争，首先是诺桑布利亚当了霸主，接着是美西亚，然后是韦塞克斯。韦塞克斯的霸权刚刚建立，从斯堪的纳维亚来了新的入侵者。他们一开始不过是进行一番抢掠，随后就演变成为认真的入侵。最早的统治者是 5 世纪末苏塞克斯的阿伊勒，接着是韦塞克斯的科乌林，肯特的阿瑟尔波特在 6 世纪末统治期间，圣奥古斯丁率领罗马的基督教使团来到这里，肯特成为不列颠第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王国，随后基督教的影响逐渐扩大，不列颠成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阿瑟尔波特建立了文字法典，盎格鲁萨克逊的国王据说都是神的后裔。学术开始繁荣，坎特伯雷和诺桑布利亚成为学术的中心。彼得（672—735）是一位史学家，其对英国历史的影响不亚于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彼得同时又是一位神学家。英国最古老的史诗《贝奥武甫》也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贝奥武甫》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文学创作的最重要文献，创作于 7 世纪末 8 世纪初。诗的一部分情节发生在丹麦，另外一部分情节发生在瑞典南部，表明诗的基础传说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欧洲大陆时期。丹麦国王建筑了一座供娱乐的“鹿厅”，与臣下在那里饮酒聊天，消磨时光。妖怪格兰代尔闯入，杀死许多人，此后又多次袭扰，“鹿厅”从此荒凉。高特族的青年勇士贝奥武甫从吟游歌手口中听说此事，带 14 名伙伴来到丹麦为国王复仇。他们潜伏在“鹿厅”等待格兰代尔，搏斗中贝奥武甫把妖怪的一只胳膊从肩上扯下来。妖怪的母亲前来替儿子报仇，贝奥武甫与她决战，用洞壁上的魔剑将母妖杀死。贝奥武甫回到祖国被立为王储，后来成为国王